



海马星球访谈

海德·戈特纳-阿本德罗斯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对话实录 (上)



采访时间: 2025年2月26日, 星期六

采访、翻译: 李雯

摄影: Max



海德·戈特纳-阿本德罗斯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现代母权制研究奠基人。1941 年出生于德国朗厄维森。1973 年，她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和科学理论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教授这两个学科长达十年。1986 年，戈特纳-阿本德罗斯创立了私人教育机构 HAGIA——国际现代母权制研究与母权精神学院。据她本人称，她于 2003 年在卢森堡组织并主持了首届“母权制研究世界大会”，随后在 2005 年和 2011 年分别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圣马科斯和瑞士圣加仑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大会。她的代表作包括《女神与她的英雄》(Die Göttin und ihr Heros)、《舞动的女神》(Die tanzende Göttin) 以及《母权制》(Das Matriarchat)。

访谈全稿摘要

对话探讨了母权制的概念，强调母权制是建立在共识和非暴力基础上的平等、由母亲领导的社会。与父权制社会不同，母权制社会不以权力或统治为优先，而是以平衡和关爱为优先。她们通过内部充分沟通，集体做出决策。

在经济上，她们实行共享经济，根据个体独特的需求而不是利润来分配资源。

在社会方面，男性扮演着对外代表的角色，而女性则是社区的核心。

讨论还涉及精神层面，强调对自然和神圣女性的敬畏。讨论探讨了母权制社会的原则和做法，并与父权制社会进行了对比。要点包括尊重多样性、共享经济以及通过集体努力和仪式解决冲突。

对话强调了从母权制社会到父权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将这一转变归因于环境变化以及对放牧和游牧生活方式等生存策略的需求。父权制的出现与魅力型领袖的崛起以及对更先进的母权制文化的征服有关。

对话还涉及妇女在早期社会中的作用、她们对农业和文化的贡献，以及父权制偏见对历史的误读。

对话探讨了父权制的历史发展，重点是母权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

海德 (Heide) 认为，欧洲最早的牧民战士将自己的女人抛在身后，他们发明了统治他人的概念，导致父权制的建立。这包括征服其他社会、杀戮男性和征服女性。

讨论强调了了解母权社会对解释父权制兴起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妇女团结一致、抵制父权制结构的必要性。对话还谈到了女性在学术界面临的挑战以及独立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

母权制定义、平等主义社会、母亲领导的社区、共识政治、小型政治单位、分散经济、共享经济、母性价值观、氏族结构、共同母性、男性角色、精神原则、内在灵性、基于自然的信仰、文化习俗、母权制社会、自然原则、神经多样性、冲突解决、集体治疗、仪式解决方案、犯罪补偿、社区平衡、父权入侵、魅力型领袖、游牧生活、畜牧扩张、气候变化、社会等级、神话剧本、父权发明、征服策略、战神、妇女团结、环境变化、社会模式、学术迫害、母权政治、女性自由、现代母权、团结网络、父权思维、生存技术

母系 (matriliney)：以母亲为谱系，母系继承制，通过母系血统传承财产、姓氏或社会地位的制度，但不一定从母居。

从母居 (matrilocality)：孩子成年后与母亲一起居住，不分家，但不一定随母姓或继承家产。

母权 (matriarchy)：以母亲为中心的社会，包含母系和从母居，全面的定义见本次访谈。



上集：更甚于现代民主的平等社会

◆ 何为母权制

李雯：海德……呃，可能直接叫你海德太亲切了…

海德：我认为在女权主义者中，直呼其名是很平常的事。我们是姐妹，所以不用客气。

李雯：太好了！今天能有机会与您见面，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感谢您抽出时间与我们见面。我们知道您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研究母权制的学者，然而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您的名字。当我了解到您的工作时，我真的非常激动。您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真正恢复了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对人类未来的信心。我相信，在您这一代以及后来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中，很多人和我一样，所以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我想，对于我的听众和很多听众来说，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是母权制？您会如何向一个无知的局外人介绍母权制？

海德：你的问题是，什么是母权制？听起来很简单，但要了解母权制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研究过程。**首先，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母权制：它不是女性统治一切。**把母权制等同于女性统治一切，这是一种到处流传的普遍偏见。为什么呢？为了阻止我们深入探讨这个有趣的话题。这种偏见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是掩盖这个话题，阻止感兴趣的人更多地了解这种与父权制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

因此，母权制与父权制绝不是平行的。即使这个词听起来是平行的……我可以稍后再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词。

简而言之，**母权制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它们由母亲领导。由母亲领导的社区，以平等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以共识为基础，这证明了它们是平等主义的，它们对暴力、武器、战争等毫无兴趣。**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我应该提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即四个层面。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非常有趣，因为每个决定都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做出的，而且她们有非常复杂的理事会制度，可以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政治模式。它超出了民主的范畴……

李雯：超出了民主的范畴？

海德：它更甚于民主。你可以说这是草根民主，但它更甚于民主。而且她们是如此熟练地做到这一点。这种政治模式真的让我着迷，因为它保证了完全的平等主义。她们没有阶级，没有自己的利益集团，等等等等。



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普遍认为，民主是最重要的模式。我很高兴我们拥有民主，我希望它不会消失。但我们可以拥有比民主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有这种寻求共识的模式，拥抱宗族、村庄、城市和地区的每个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模式，比我们现有的模式聪明得多。这是母权政治的组成部分。

◆ 母权制的政治单位

李雯：是的。我想追问一下：您描述的这种模式，我们一般人的直接反应可能是：这在家庭中也许可行的，在村一级，甚至在镇一级也可能是可行的，但它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吗？

海德：真正问题在于，**我们真的需要像今天这样庞大的政治单位吗？**比如民族国家、民族国家集团和超级大国，我们真的需要它们吗？问题在于我们是需要越来越大的政治单位，还是需要更小的政治单位？

当我研究真正的母权社会时，我总是看到，它们永远不会大于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一个地区有多大，取决于历史和文化因素，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它运行得很好。

为什么我们需要民族国家和超级大国呢？这些国家和超级大国包含了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并不都想待在一起，也不能很好地相处，因为她们有着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政治方面，小一点难道不美吗？

小就是美。但在我们的民族国家和超级大国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他们的政治是不透明的，因为政治变成了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博弈。这些统治阶级阴险狡诈，他们的权术从来都是浑水摸鱼。这就是父权制，总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快。但在母权制中，一切取决于人民，**当人民想要相互了解时，社会规模就得有个限度。**这是非常合理的、

李雯：是啊，我来自中国，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大帝国。当然，人们饱受各种残酷的暴力之苦，这些暴力被男性用来统治其他部落、兼并其他小国等等。在中国内部也有冲突，但每个人都想拥有中央集权，因为一旦你拥有了很多权力，实在太愉快了。

海德：只是少数人享受的权力。

李雯：对。后来，我在 2003 年第一次来到欧洲，这给了我一次真正的文化冲击。在此之前我去过美国，美国也是一样，大政府、大国家，但到了欧洲，我从那时起，第一次看到了小国和社区的存在。

海德：是的，但欧洲国家还是太大了。

李雯：是的，但至少与中国相比，欧洲相对的小国仍然可以拥有非常健康的生活、好的现代化设施等等。



海德：当然。你看，在欧洲，我们有这样一个小国的国家舞台，但在在我看来，它们还是太大了。然而他们还要试图组建一个欧盟，试图达成共识，结果却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欧盟也太大了。

地区则完全不同。我以德国这个相对的小国为例，德国有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例如，巴伐利亚人并不以普鲁士人为傲，而普鲁士人也不会以莱茵地区的东方人为傲。她们如此不同，有不同的文化，属于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内部自成一体，是由历史和文化构成的，居住其间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互关联的。**

即使是欧洲的历史也证明，民族国家是通过集权、暴力和流血形成的。

李雯：是的。

海德：都是一回事，即使从一个中国研究者的视角来看，欧洲国家似乎相对小了很多，但它们其实还是太大了。

回顾欧洲历史，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和帝国，战争一场接着一场。拿破仑想拥有整个欧洲，希特勒想拥有整个欧洲，等等等等。这就是父权制的历史，这与母权政治毫无关系。

母权政治来自于人民，人民在一个特殊的地区相互了解，或者说她们有着相同的文化和历史根源。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单位。当然，她们也可以与其他地区建立友好关系，但她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她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在本地区之内进行。

这并不意味着排外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完全不是。父权制下的地方主义，通常有一个大城市，一个首都，它剥削所有其他地区。但在母权社会中，各地区可以保留自己的所有财富。它们很富裕，社会具有多样性，有自己的文化。

问题和病根，都在于中央集权。因为集权主义是统治和统治的基础，它希望变得越来越大。但母权政治是分散的，完全分散的。

因此，我有时会想象，德国变成七、八个地区的组合，所有地区保持自己的独立，友好地合作，但每个地区都是独立的，都有自己的财富和不同的可能性，不受首都的剥削，也不受其他超级大国的剥削，等等。

这是母权政治与父权政治的一大区别——父权政治的基础是统治、中央集权、帝国建设等等。我们经历了 5000 年的父权制历史，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后果，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李雯：当然，我们谈到这里，也有人会不认为我们现在过得不好，尤其是在中国。要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增长非常快。许多人确实感觉到她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中央集权通过集中大量资源，以正确的方式（所谓的“正确的方式”）使用大量资源所带来的好处。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可以有协商优势的，这让政府可以做很多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事情。



海德：当然，美国也有同样的想法，欧洲也有同样的想法。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钱。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做很多事情，诸如此类。但是，谁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谁的钱更多了？又是谁在为此买单呢？

承认吧，是谁为城市中的中国人或者欧美人的美好生活付出了代价？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数十亿人，她们要以贫困、饥饿和文化的毁灭付出代价。

◆ 新兴中产阶级也是全球精英

李雯：嗯，如果我们拥有全局的眼光，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一点。但对于那些没有全球视野、相信优绩主义的人来说，这很难。

海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叫它资本主义吧。我跟你说，它的根基是资本。

李雯：优绩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因为我更努力地工作，所以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我应得的”。虽然我们可以说，任何人再努力工作，也不应该拥有亿万财富、或我们的统治者那样那个级别的财富，这是掠夺。说到这里，我们就讨论到了经济话题。母权社会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海德：我们今天的经济基础是货币经济。众所周知，从长远来看，这种货币经济，我称之为资本主义，不仅在摧毁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也在摧毁整个地球生物圈。

这些都是为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精英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付出的代价。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过得更好。这是少数人的观点，这些人因为与这个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合作，现在过得更好了，但看看它造成的破坏！这背后是什么代价呢？

资本主义造就的毁灭，是全球性的，总有一天，毁灭也会追上这些精英。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属于精英阶层，即使他们不相信。即使是在德国，现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好了，钱也多了很多，人们一年可以度三次假，满世界飞。

李雯：是的。

海德：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如果从全球角度来看的话。而这个精英阶层的美好生活，是以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为代价的。

李雯：这个“精英”，还包括亚洲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

海德：是的，当然。

李雯：好吧，我没想到。因为在中国，“精英”这个词指的是更富有的人。



海德：是的，是的。我知道这种对“精英”的定义有点新。我所说的“精英”不仅仅是统治精英。统治精英是极少数人，但那些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生活得更好的人，我把所有这些都称为精英。如今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产阶级属于精英阶层，部分工人阶级也属于精英阶层。

李雯：就像正在亚洲崛起的中产阶级。

海德：是的，正在亚洲崛起的中产阶级也算。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人们死于贫困，数百万人死于贫困，本土文化瓦解，整个地貌景观崩溃，生物圈被摧毁。阶层都是相对的，精英总是少数人，而他们的美好生活是以大多数人和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命为代价的。

李雯：原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算全球精英。我得花点时间来消化这个说法。

海德：是的，是的。

李雯：因为这些中产阶级，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

海德：他们介于两者之间。是的，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但他们仍然受到剥削，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彻底的剥削在别处。

李雯：是的，比如非洲人，非洲国家，他们不得不为了这些远方的消费者，而杀死犀牛和大象。

海德：在非洲，由于环境危机和贫困危机等原因，整个非洲大陆正在一步步被瓦解，被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精英们所遗忘。南美洲不也一样吗？

◆ 母权社会的礼物经济

李雯：但在母权社会中，什么才是更好的经济出路？

海德：让我来谈谈母权经济。当我谈到地区时，人们，尤其是习惯城市生活的人，很容易马上想到：哦，地区，一定很穷吧。

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我研究生活在一个地区的母权社会时，发现她们的生活并不贫困。当然，今天她们受到来自外部、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制和剥削。但只要她们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们就不穷。不富有，但也不穷。她们有自己的幸福，因为她们的经济是共享经济，而不是被精英阶层不断索取和剥削的经济形态。其背后的理念是：事物必须保持平衡、均衡。因此她们实行的经济，总是不断在维持平衡。

当然，在部族里，这很容易。她们没有核心家庭，她们有氏族。她们分享自己的收成、分享外出工作带回来的收获，也分享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



在村庄一级，她们在庆祝节日时会分享自己的物品。例如，当一个部族的收成很好，比其他部族的收成多一点时，她们就会邀请村里的其他人，把她们多出来的收获作为礼物送出去。穷人就多得了一点东西，富人减少了一点东西。最后一切就平衡了。

她们甚至在城市的街区也这样做。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胡希坦（Juchitan），就是墨西哥西海岸的一个城市，她们也是这样做的。那里有一些节日，我的一位同事曾在那里做过研究，她们说那里的节日是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在节日里，人们可以分享和再次分配物品。

李雯：现在还在继续吗？

海德：是的，还在继续。有时我们甚至在欧洲也有这样的遗风。欧洲现在有狂欢节，你可以看到一些团体，她们如何免费给人赠送水果或糖果。这是一种赠送经济。那些拥有更多东西的人会把它们送给那些想要得到的人，这种情况在节日期间也会发生。这只是一个遗风，但它仍然显示了相同的原则。在节日里，每个人都很高兴。她们把自己的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社区，并不指望一定会得到同样的（回报）。因此，我称之为礼物经济。

她们甚至在地区一级也在这样做。从村一级、市一级到地区一级都是如此。例如，在地区一级，如果有地区发生干旱等灾害，其他地区就会向她们提供帮助，使她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我引用一句撒哈拉地区图阿雷格妇女的话，那里也有母权模式。她们说，当我们遇到干旱，牲畜快要死的时候，邻居们就会给我们一些山羊，这样我们就有了羊奶。因此，她们共享自己的东西。这一切当然都基于她们的精神原则和文化。这些都是她们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每个人都有满足自己需求的权利。这种经济是以需求为导向的，但资本家和家长总是以利润为导向。不仅是资本主义，（它）早在国王和所有这些权贵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好吧，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完全不同的经济。

◆ 为什么礼物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

李雯：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且，因为您已经向我们举例说明了，它如何在世界不同地区以较小的规模发挥作用。我的问题是：您出生在东德，而我在中国的半计划经济时代长大。我们都知道，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共产主义实验中，我们也曾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平均分配制度来摆脱资本主义，也就是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定配额的食物和衣服等等。但事实证明那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人们就不再具有工作的动力。这一实验的全部失败，冷战后整个东部阵营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灌输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私有财产是推动经济发展、让人们快乐、并带来足够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您会怎么回应这种思想呢？

海德：是的，你说的这些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童年在东德时就了解了共产主义制度。



你看，完全漠不关心地分享，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母权社会不会以共产主义这种冷漠的方式分享。因为在共产主义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数字，并与另一个数字分享东西。我们不是数字，我们是人类，对不对？

李雯：对。

海德：母权社会的分享基于她们的社会凝聚力。这种分享不是冷冰冰的数字，不是把东西分到该分的地方就完事了，而是从一个部族交付给另一个部族，从一个村庄交付到另一个村庄。每个部族都是一个社会单位，人们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向另一个提供帮助。村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单位，像乡村共和国一样独立。母权制的基础是每个人的独立性，但每个人又都有机地融入所在的社会环境里。

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不是这样的考量。在共产主义中，人就是数字。在工厂里，他们是数字，觉得这样大家就都平等了。但他们从未做到的是尊重需求的差异，而人们的需求并不总是相同的。

在母权制下，则是根据人的特殊需要来赠予所需之物，在社区中（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来给予。你比如说，孩子和成年女性有不同需求，男性和老人又可能又不同需求。她们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差异而非等级中，去生产（产品）。

李雯：是。

海德：父权制会利用人的差异来制造等级。男人高于女人，白人高于有色人种，诸如此类。

但母权制尊重人的多样性，从来不会用多样性来制造等级制度。她们尊重人的多样性，将其视为世界丰富性的表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存在于经济中。

李雯：我认为我们触及了共产主义和母权制区别的核心。19世纪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验，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父权制，因为都是由男人统治的.....

海德：它眼里的人类是非常抽象的。

李雯：而且它还很残酷，以暴力为基础。通过暴力建立中央集权，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上面共产主义精英，然后是军人，再然后是工人和农民.....

海德：太父权制了。

李雯：是啊，在今天的朝鲜仍是如此。

海德：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却恰恰相反。

李雯：是啊，恰恰相反。它仍然由男人统治。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想象的是另一种经济，你称之为“礼物经济”。



海德：是的，可以这么说，是的。

李雯：你什么时候创造了这个词？

海德：这个词是我的一位朋友创造的，由美国哲学家吉纳维芙-沃恩（Genevieve Vaughan）提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她说，我们不是靠金钱生活。我们靠赠与生活。

看看母亲们都在做些什么。数百万母亲照顾孩子。这是礼物，这是恩赐。人类依靠馈赠而生存，或者说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东西，或者说，比如，所有为低工资工作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给其他人馈赠，或者说，许多志愿者，她们总是在馈赠。这种经济方式，她称之为“非报酬经济”、“礼物经济”。它比货币经济大得多，而货币经济利用了礼物经济的这一巨大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李雯：尤其是被剥削的妇女的劳动，确切地说，是母亲的劳动。

海德：是的，妇女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人类一半以上是妇女，其中大多数是母亲。那么，下一代从哪里来？从母亲那里，把她们赠送给全人类，而全人类却没有认识到，也没有看到。

◆ 母权社会的价值观：平等关爱，但非整齐划一

李雯：没错，我明白。从经济角度看，我想我们已经解释了母权制的特点。那么其他方面呢？

海德：社会秩序非常有趣。让我再来谈谈政治和经济，例如，政治中的平等。平等，但不是数字，平等的平衡原则。

我们不能误解平等一词。人们被平等对待，但她们的多样性得到了尊重，她们的不同需求得到了尊重。因此，这其中的平等与我们的数字化（社会管理）完全不同。

李雯：我想你的意思是平等，但不是整齐划一。

海德：是的，很好的提法。是的，价值平等。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平等。

我还谈到了经济中的平衡原则。但这一原则从何而来？她们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基于不同的价值观，而她们的价值观是母性价值观。因为在母权社会秩序中，母亲处于中心位置。她们不在顶端。她们没有顶端，她们居于中心，通过亲属规则和亲属关系将整个社会维系在一起。这些社会的价值观是以母亲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我只想提一下这些价值观：分享、关爱、保护、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拥有很多维持和平的方法，鄙视暴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米南佳保人 (Minangkabau) 是一个非常大的母权社会，他们说，我们关心孩子，因为孩子在成长，在变大。当你的价值观不好时，它们也会（随着孩子）成长和变大。但是，如果你有好的价



价值观，那么你就是在用爱的方式照顾孩子，然后她们就会以爱的形态成长，成为有爱的人。这就是母性价值观。

听起来很理想化，但这是一种现实的价值观。因为如果母亲生了孩子却不照顾她们，不哺育她们，那么她们就会死去。所以，**这些价值观直接取自母亲的态度，取自母亲的原型**，除非是坏母亲——好吧，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坏母亲，从千千万万个妇女的母亲行为原型来看，如果她们不照顾孩子，不喂养、养育、关心她们，如果母亲不给她们和平，她们就不会长大，她们会死去，人类就不会有下一代。这一点非常清楚，这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即使不是母亲（不是每个女人都是母亲），我们也都有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如果她没有按照这些价值观行事，我们就不会在这里。

李雯：没错。

海德：即使我们与母亲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许多西方妇女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她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让我们现在成为聪明、优秀的女性和男性。所以，**这些母性的价值观仍然存在，并且一直在实践。**

数百万数十亿妇女都在这样做，甚至是男人（如果他们是好父亲）也会这样做。她们效仿母亲是如何做的，母亲是如何关心整个社会，与孩子们一起抚养这个社会的未来的。**看看是谁带来了每个社区、每个社会，甚至是父权制的未来？是母亲。**这些母性价值观是其经济、政治、社会秩序和世界观的基础，这是（跟父权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看看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竞争、暴力、大者为尊、权力就是权利、最大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需要帝国，需要超级大国，需要超杀伤力的武器储备，都非常大！”**这是什么疯狂的价值观？太疯狂了，这是反人性的。

李雯：没错。其中很多问题，我认为是男性造成的，男性的暴力倾向，以及用暴力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倾向，因为他们擅长于此，不是吗？

海德：暴力受到赞扬，暴力是英雄。他是拿枪的暴力英雄。他的枪法最快。他是理想。

这是一个致命的理想，它不是生命的理想，它是死亡的理想。

当然，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受到这些价值观的熏陶，但这个制度是建立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我并不责怪个别男人，他们是不同的。

李雯：哦，我还是会责怪他们中的一些人。

海德：的确有一些男人值得责怪，比如那些统治者，或许他们中的其他一些人。但这是因为有一个基于父权价值观的制度。正因为这是当今的一种制度，所以就连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女性，也不得不尽可能地适应这些价值观，这样她们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 母权社会的秩序：母亲为中心的家族和社群

李雯：是的。我们谈过的社会秩序呢？你如何定义母权社会秩序？

海德：是的，社会秩序真的很重要。我说过，**母权制是氏族的社会，她们是社区，她们没有核心家庭。氏族有时很小，有时很大。**在摩梭人那里，我看到一个宗族的房子里大约有 10 到 12 个人。而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在传统的易洛魁社会中，一个氏族有数百人，有时甚至有 3000 人。因此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氏族就是社会单位，氏族是由母系血缘关系组成的，孩子归属于母亲的家族，因为孩子是她生的，基于生育者的谱系被尊重认可。**

有趣的是，母权社会里女性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她们不受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的种种限制。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爱人。**是女性在选择，而不是男性，是女人在选择她们的爱人。**所以，你想象一下，女人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自由选择她的爱人。也许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也许她对孩子的父亲不感兴趣。

李雯：这无关紧要！（笑）

海德：这无关紧要。她们对父爱毫无概念，因为她们对父爱毫无兴趣。父爱？不用了。因为在氏族中，想象一个氏族，族长是最年长的母亲，她的女儿和儿子（她们是母系家人），还有年轻妇女的孩子。**有意思的是，在母系氏族中，男人会把姐妹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因为她们有相同的氏族名称。我们称之为母舅。但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与姐妹的孩子关系密切，并一起照顾孩子们。如果男人有父爱，他们也是为了姐妹的孩子。**

这是从母亲一脉相承的宗族。这与我们现在的关系概念不同。

女性的情人可能来自家族外部，年轻女性会邀请她们的恋人过夜，有时会住上几天，他们会帮点忙，然后他们就离开。他们是宗族家里的客人，不住在女方那里。他们住在母亲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有权利和义务，照顾姐姐的孩子。因此，**母亲的血统、出生的血统、母系血统组成了氏族，这就形成了与我们习惯的（氏族）完全不同的社会单位。**

我们的社会单位是父权核心家庭。在过去的父系氏族里，人们很难确认女性是不是选择了自己的恋人（做父亲），很难。要知道，有很多歌剧和话剧，资产阶级的戏剧主题，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到底谁是孩子的父亲？母权制没有这个问题。

李雯：此前的人类几万年，根本不关心谁是父亲。

海德：是的，是的，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几万年的无父历史。

李雯：没错。

海德：母亲怎么办？**母亲和孩子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而不是什么（来自）外部的人。**



当然，孩子也有男孩和女孩之分。男孩也属于母系。当他们长大成人，属于母系时，他们会为自己的家族尽心尽力。他们关心族人，把自己的物品、金钱、工作等带进来，保卫自己的母系氏族。这就是他们与母系氏族的基本关系和基本感情。

你说得非常对。我认为母系是自然系。这是生育的谱系，而生育的谱系是很清楚的，永远都是。

李雯：永远都是。

海德：一直都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单位。在大多数（母权）社会中，这些氏族终其一生都住在一个氏族房子里。女人和男人都不会离开母亲家，所以母亲是中心。

情人来自家外，他们来来去去，他们是客人，但母亲还有兄弟姐妹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起，终其一生都相互照顾。所以，这里的人最深的感情，首先是对母亲，然后是兄弟姐妹之间极深的感情。其他人就不会那么占据心神。

◆ 母权社会中的姐妹与兄弟关系

李雯：我记得您在《母权社会：世界各地原住民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到的一个非常感人的案例。在印尼的一个母权部落或氏族中，她们的兄弟出海之前，会向姐妹们请求祝福。

海德：是的，无论在哪个母权社会，兄弟都会关爱姐妹，姐妹们也做一切来保证兄弟们的安全。姐妹兄弟的感情很深。至于恋人们呢……我有个很好的例子，我想这也是米南佳保人 (Minangkabau) 说的。她们说：哦，我的恋人来来去去，但兄弟会一直在。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李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女孩或年轻女性很难想象这一点，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制下，兄弟在家庭中往往扮演着一种剥削和支配的角色。因此，要想象出不同的家庭关系秩序，需要一点想象力。

海德：是啊。

李雯：就是想象你会有一些兄弟，他们不是主宰你的家长，而是你的……

海德：你的保护者。

李雯：我们最好别说保护者，不用这个词。

海德：的确有点困难，你说得对。

李雯：……你的同辈

海德：是的，是的，你的同龄人，亲爱的同龄人。关爱你的……

李雯：……平等、有爱心的男性…



海德：是的

李雯：.....尊敬你的家庭成员。当然，这是我们需要去想象的，因为我们从未拥有过。

海德：是的，你描述的父亲系家族是准确的。

这（跟母权家族）是完全不同的。在父系家族中是有这种情况。在这里也一样。在工业国家，宗族已经分崩离析，我们是核心家庭。但在近东，我们仍然有父系氏族，从父亲延续到儿子，儿子继承一切，他们也把姐妹们需要的一切都给继承了。姐妹们通过契约，被卖给其他男人。而兄弟则是姐妹们的监护人。如果妹妹贞洁善良，就可以高价卖给家族以外的男人。这就是父系氏族的态度，在父系氏族中，女人、姐妹不过是父亲和兄弟之间交易的对象。而在母权社会，情况则完全不同。

◆ 对摩梭族的印象：尊重女性，彼此深度沟通的社群

李雯：你曾谈到过摩梭人。你 1983 年在摩梭村庄居住过？

海德：是的，1983 年。

李雯：1983 年，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认为这个案例研究非常有意思。你刚才所描述的（母系氏族）正是摩梭家族氏族的情况。

海德：是的。我们是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小组，前往摩梭地区进行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位中国女民族学家和一位摩梭教授的热情帮助，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不仅拜访了一个家庭，还走访了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部族，并与她们进行了交谈。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学家。我想通过实地调研来检验我对母权制的理念和知识，看看我的想法是否正确，实地情况是否完全不同。因此，我所做的工作与通常的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完全不同。

我们与摩梭人的对话非常有趣——不仅是对话，我们还能观察到她们的行为。这太不一样了。

李雯：是啊。

海德：非常有趣。

李雯：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海德：首先就是人们对长辈的尊敬，对年老的母权族长。她们尊重她们。当我们与三位族长交谈时，她们都住在宗族的房子里，我们谈的都是非常女性化的事情，比如生孩子、怀孕等等。我们有一位摩梭教授，（他）我们的摩梭语翻译，当我们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时，他说他不能再继续帮我们翻译了，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话题，他必须出去。然后他找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帮我们做翻译，这很有意思。他尊重女性的领域，尊重女性关于身体能力的秘密。



李雯： 哦，原来是因为尊重（他才离开的）。

海德： 尊重。这是一种尊重。这不是男人的话题。这是女人之间的事，也是男人非常尊重的事。这个例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方面，是她们的交流方式。在这些农业州里，她们一直在密切相互交流。妇女和年轻女子从田间走来，相互交谈。男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相互交谈。她们与老人交谈，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去她们想去的地方，而不仅仅呆在父母身边。她们有很多人要关照，要珍惜。她们可以自由选择。她们围在一起，从不吵闹，但总是围在一起聊天。

据我观察，**她们的交流能力很强**。真的，非常强，因为她们必须召开部族会议。她们不能只是在开会时聚在一起，然后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进行议会交谈，会后就变成个哑巴。不是这样的，她们总是在沟通。因此氏族会议呢，只是她们日常关于一切事情谈话的结果。我想村子里也是如此，因为她们会见面。在村子里她们当然会见面。她们互相交谈，**这样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在想什么。她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所以她们的议会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件，而只是日常交流的结果。**

这样，她们就能达成共识。因为**如果你知道每个人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达成共识就不那么困难了。**

李雯： 是啊，真的。

海德： 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李雯： 这不是什么你必须召开一个正式会议来解决的事情.....

海德：也不用在此之前还得找到信任，揣测“我能信任XXX吗？”（她们）找到信任的方法有很多。然后开会时，在会上我也不必讲一些永远不会实现的漂亮话。这是（跟父权社会的议会）完全不同的。**这个沟通网络一直在进行，它促进了寻找共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困难和特别，只是日常事务。**

李雯： 是啊。说到社会秩序，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不会用“权力分配”这个词，但可以说是“角色”，家庭中不同成员扮演的不同角色。你能介绍一下吗？

海德： 先让我在社会秩序这里补充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很多时候，当我在这里谈论母权制时，（我会听到）年轻女性说：“我不想做母亲，（母权制（问题）这个话题离我很遥远”，等等。我就会说，哦，**在母权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母亲，不管她是否有亲生的孩子，因为姐妹们都是共同的母亲。**

李雯： 是啊



海德：每个人都是共同的母亲。让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当你有一群年轻妇女时，一个部落里可能有三四个姐妹。孩子们叫每个人妈妈。

李雯：是的，摩梭人是这样的。

海德：每个人都是。

李雯：是的。

海德：而且，每个年轻人都不叫父亲，她们有不同的叫法。母亲的兄弟。

李雯：是的。

海德：每个年轻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因此，抚养孩子是一个家族的共同事务。

李雯：是的。

海德：因此，我认为这给了年轻女性一种特殊的自由，而这是她们在核心家庭中所没有的。在核心家庭中，她必须选择做母亲或不做母亲，必须有自己的职业，必须照顾丈夫、老人和病人……她们当然会不堪重负，因此，她们在核心家庭中会健康受损。

而在（摩梭部族）那里，妇女可以自由地从事不同工作，甚至有些妇女还接受了高等教育，因为照顾孩子的工作是由姐妹们、男人、祖母和叔祖父等共同完成的。人人如此，但尤其是年轻妇女，她们照顾孩子们更多。

例如，你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个有了孩子，或者有了两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就是姐妹们每个人的孩子。因此，她们对母亲和母爱的概念是不同的。母爱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共享的，你不能拥有（其他人）。

在我们的观念中，母爱总是一种占有。“我的孩子”，母亲说，“我的孩子，我不想和别的母亲分享我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想”。而男人会说“我的妻子，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孩子”……这背后是一种占有的观念，一种父权制的家庭观念。

与此同时，（母权社会）那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她们分享一切。孩子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是共同的母爱。这是（跟父权社会）完全不同的（理念）、

李雯：是的。

海德：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占有另一个人”这种观念，不存在父系氏族和父系家庭的典型特征。

李雯：是的，她们甚至这样对待外人，甚至这样对待访客。我有年轻的中国女性朋友，过去半年一直和摩梭人生活一起。

海德：太好了。



李雯：她深受这些族长们的喜爱，她们将她收为干女儿。

海德：那么她就成了女儿。

李雯：是的，成了女儿。

海德：当她被收养时，她就成了真正的女儿。她们也有这种收养原则，是的，在每个母权社会都是如此。

李雯：是的。

海德：她们收留了她们，于是家族更加壮大和富裕。当她被收养时，她就是一个真正的女儿。不仅是养女，还是真的女儿。

李雯：是的，她们为她举行了整个成年仪式.....

海德：赞。

李雯：.....给她买了民族服装和很多东西，花费不菲。太感人了，她在那里的时候一直在哭。她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温暖和受欢迎，被这些家庭完全接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很多家庭。所以，这真的不是超出我们本性的实践。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做，我们就能做到。

◆ 母权社会里的男性地位

李雯：那我们接下来或许可以谈谈男性的角色，兄弟的角色？

海德：好。

李雯：或者谈谈这些家庭中的叔伯们的角色。

海德：你的例子中最有趣的就是这种关爱态度。每个人都真正关心着其他人。

李雯：是啊。

海德：因为她们是母系亲属，一生都生活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态度，这不是大脑里抽象的概念，也不仅是一种道德假设，而是源自她们内心深处对每个人的关爱，因此在孩子们心里已经根深蒂固。年轻的母亲也是如此。男人也是如此。男人在母系氏族中比在父系氏族中生活得更好，这一点非常明显。老人受到尊敬和尊重。长辈，母亲和她的长兄，或者她的兄弟，都非常受人尊敬，他们也是深嵌其中的一员。这是一种非常关爱的态度，让我们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对此并不熟悉。

李雯：这里我得追问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那就是：你说在母权社会中，男人的生活要比父系社会好得多。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海德：是的，他们一开始就被纳入母系氏族，作为男孩，作为男人，作为长辈，都要照顾氏族成员。

反观我们的制度，核心家庭中的男孩——当然，他们比女孩更经常、更受珍视，但这是一个核心家庭啊，两个人得为家里所有的一切负责，承受着所有的压力。当他们变老或生病时，他们就不得不去寻找照顾他们的人（因为如今，许多妇女并想再承担照顾核心家庭的重任，她们当然会避开这种角色）。因此当男人们年老时，他们就得去找照顾他们的人。

在母系氏族中，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家人照料的，无论是孕妇还是老人，每个人都被照料。说白了，当男性遵循这些母权价值观时——母权社会中的这些母权价值观，不仅仅适用于母亲和女性，它们也适用于男性——在这些社会里，男人都是有爱心的人，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李雯：他们做些什么呢？

海德：他们照顾姐妹们，照顾孩子们，把在收获时或在外边世界赚到的所有钱都交给家族。族长保管着氏族的财产，虽然她并不拥有这些财产，但财产由她保管。他们把所有东西都交给族长，所以他们照顾着族人。

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都是有爱、慷慨的人，这是我们的深层本性。我们的本性不是剥削他人、贪婪和暴力，这不是我们的本性。男人的天性也是关爱和奉献。作为男孩，他们在母亲的关爱中长大，他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如此，因此长大成人后，他们也会想要给予。

而在父权制社会中，男孩也会接受母亲和姐妹的馈赠，但当他们进入青少年时期，就会被灌输另一种“如何成为男人”的思想。

李雯：是的。

海德：也许是父亲给他们灌输的，或者是同龄人，或者是媒体灌输的：哦，你得做个英雄！你必须学坏。他们被从母亲、女性以及这种关爱中夺走，养成“真正的男人”。而在父权制下，“真正的男人”意味着暴力。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扭曲了，有时甚至在男孩阶段，其实本来不必如此。因为如果男孩在充满爱的氛围中成长，他们就会拥有与女性相似的态度。他们也想要关爱别人，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些（关爱教育），而且根深蒂固。

李雯：从历史上看，在古代母权社会中，以及在当前的一些部落中，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受到父权社会影响的母权部落中，你会看到一种部落首领，比如，她们是母权首领，或者她们在古代是女王。然后，她们会有——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人——大臣？或者，长官？在某种程度上是长官的名义吧，不管是什么，这些角色由她们的儿子或兄弟扮演。这种男人的角色曾经存在，或者今天仍然存在。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角色呢？

海德：是的，我认为在我们讨论历史实例之前，这一点很重要。我建议对（母权社会里）男性的角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它们与父权制下男性的角色截然不同。在我们的正式对话中，我还



想补充一点：你看，当男孩从小就接受母性价值观和母性模式时，如果他们没有被父权模式分散注意力，没有被父权模式撕裂，他们就会继续这种母性模式。

今天，你甚至可以在一些男人身上看到这一点。很抱歉，我想讲讲我自己。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儿子是在女性环境中长大的。我，作为（他的）母亲，他的姐姐们，非常强势，非常骄傲，还有我的婆婆，她非常关心这个家，给了我很多帮助。孩子们的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我的儿子从来没有学过父权制下的男人样板，从来没有。因此他继续了这种关爱的模式。现在他在家是个非常体贴的男人，照顾妻子，还有三个女儿。他很高兴有三个女儿由他照顾。

今天你会看到，在特殊情况下，个别男人并没有受到这种父权模式的感染，他们继续坚持关爱模式，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天性。我们是在母亲的这种关爱模式下长大的，我们已经将其内化，当我们没有受到干扰和撕裂时，我们会继续这样做，尤其是在今天。

当然这有点困难，因为在父权制下，女性专门负责照顾他人，因为男性不必这样做，但这是父权制的观念。

李雯：是的，我理解。不过我想问的是关于男性在社群之中的角色，因为男性不仅要在家庭中，还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公共角色。

海德：对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它。

你看，妇女们非常非常自豪，在部族中互相帮助。通常，部族是妇女的领地，因为部族的房屋和土地都掌握在她们手中。在母权社会里，妇女拥有生活必需品和房屋——不，是它的监护人，不是拥有，我不应该说是拥有。房屋、氏族房屋、氏族土地和食物都掌握在妇女手中。

那么，男人的手中有什么呢？看起来，他们要做的事情似乎不多，手中掌握的东西也不多，然而他们在母权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是氏族对外的代表，代表必须是族长的长兄。他的任务如下：他必须将本氏族的决定传达给其他氏族，他们会就此在村委会开会，但他从来无权做出决定——决定是在宗族院里做出的，妇女和族长在宗族院里有很多发言权。他负责沟通，他是代表、部族发言人，这样一种角色。当然，这是一个有尊严、有声誉、有威望的角色。他向外界展示宗族的威望。

但这个角色还意味着更多责任。当这些社会受到外部父权势力的攻击时，这些男人就会成为其部族、村庄和生活方式最坚强、最热情的捍卫者。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她们非常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面对外部攻击者时坚守和捍卫自己的社会模式，或许通过言辞和谈话，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战斗。

◆ 不存在的“舅权”，以及父权社会如何系统性地瓦解母权



李雯：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当我们谈论母权社会时，我们经常谈到的是摩梭人、摩梭氏族。对摩梭族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说法。中文有一个字：“权”，它可以是权利，可以是权力。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摩梭族的权利或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叔叔们的手中，而不是母权族长的手中。

海德：你看，这就是父权制的曲解。甚至连人类学家在这些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或有过这种曲解。当外来者接触母权社会时，他们先接触到的是男人，于是他们认为男人拥有权力。

但这是个误会。男人是（母权社会的）代表和发言人，但他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拜访北美母权族群时写下的：

一群白人想从一个母权部落购买一块土地，他们见到了这些男人，心想，好吧，他们是酋长。我们可以和他们签订合约，但这个“酋长”说：不行，我们不能和你们签合约，我们必须回家，在我们的部族里和我们的族长讨论，商谈最终决定。有一个白人对原住民男子说：哦，要等族长们决定啊？那我们就和你们一起去找族长，和她们签订合约。然而这些原住民男人说：不，这不可能，我们的族长不会接受、也不会邀请陌生的白男人到她们家里来。

这则简短的轶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母权社会的社会结构，而外人却完全误解了这一社会结构。也许白人或父权制下的中国人认为，这些代表就是首领和决策者，其实不然。他们的背后是宗族。他们只能把宗族决定的事情带到台前。

甚至在人类学文献中，你也会发现这种情况，他们总是认为这些母系叔伯或氏族代表是决策者，并且这么记录下来，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他们对这些社会采用的父权滤镜。当我研究大量人类学文献时，我总是发现同样的偏见，扭曲了这些社会的结构图。

李雯：是啊。

海德：我们一直在改变（她们的社会）。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怎么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不管是非洲、美洲还是中国北方。父权制官员只想和男人说话，并赋予他们前所未有的角色。

李雯：没错。

海德：他们把男人们变成了酋长，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今天，即使在北美，母权社会的妇女也说，殖民国家给了我们的男人正式的官职，他们以前没有过这类角色。所以，现在他们（白人）可以说，哦，这些（原住民）社会也是父权制的。

你看，在我们这里，男人是首领。但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对这些社会的歪曲，她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李雯：是的，我读到过这段北美历史，当时殖民者白人来到北美，易洛魁人实际上是母权社会。

海德：完完全全的（母权社会）。



李雯：然后白人来了，他们要求只跟（原住民）男人打交道。易洛魁人，印第安人，或者说美洲原住民，于是渐渐地发生了改变，而且白人使用武器征服……

海德：是的，暴力总是后盾。

李雯：渐渐地，妇女的权力，或者说妇女在自己部落中的权利下降了。

海德：是的，因为它受到了外部的影响，而不是因为她们的传统。

李雯：没错。

海德：在摩梭历史上，摩梭人也是如此。汉族皇帝的官员只想和男人说话，因此在摩梭人内部也形成了一些家庭，男人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就像中国的父权制一样。这是摩梭人的父系核心家庭，它们是被人为构建的，但汉人的官员只与这些男人交谈，而不与其他人交谈。这就是来自外部的权力游戏。他们从内部破坏了这些社会的一些结构。

李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母权社会中，男性作为本氏族代表和外交官的角色，实际上是在父系社会的压力下形成的？

海德：不，传统上男人是对外的代表。对于妇女来说，就像（上一则）轶事中所说的那样，妇女们不会离开她们的宗族房屋和宗族土地。这是她们的基础，她们所有的可能性和声望都来源于此。她们没有离开这里。因为宗祠、宗族和宗族经济都掌握在她们手中，所以她们没有理由离开这些。这就是她们的根基。

但男人们则扮演着对外代表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分工，因为如果男人们无所事事，对社会是不利的。因此，族长赋予了他们这个对外的角色，而男人们也以此为荣。他们为此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他们在母权社会中受到了尊重。

没有男人会试图侵入女人的领域，也就是氏族的房子和氏族的土地。也没有女人会试图干涉男人的行动领域，比如，也许是遥远的贸易，比如捕鱼，比如对外部世界的代表。

她们尊重两性不同的职责，她们尊重而不干涉，因为这也是一种平衡理念。两性之间必须保持平衡。每个人都必须有各自的义务、权利和声望，这就是每个母权社会的平衡方式。

李雯：是啊。

海德：但这（些分工）并不是本质主义的。我在一些社会中了解到，妇女掌握着农业。例如，摩梭妇女从事园艺和农业，而男人则以传统方式从事远距离贸易，获取木材和所有货物。在另一个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在西墨西哥的胡奇坦（Juchitán）社会中，男人做农活，女人做贸易，甚至做远距离贸易。因此，它可以变化，不是本质主义的。但不管怎么说，她们总是让妇女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让男子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为了平衡社会，也是为了尊重两性。

李雯：我明白了。



海德：这是为了平衡。

李雯：所以总要给男人找点事做，而他们也需做出贡献，对吧？

海德：是的，没错。有时他们的任务是建造大型建筑，这就是他们的任务，所以，这各有不同。在母权社会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是不同的，所以两性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当然，在这些不同的行动领域中，还有特殊的仪式和特殊的庆祝活动。因此，**每种性别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完整世界**，然后她们会进行有益地分享，因为**她们彼此需要，但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群**。

◆ 母权社会的精神文化：对此世和女性的崇敬

李雯：没错。我们要谈到的下一个母权社会的重要方面，是文化和宗教。

海德：是的，这非常重要、

李雯：非常非常重要。

海德：是的，因为这些社会是非常精神化的社会。

李雯：是啊，所有母权社会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什么共同点吗？

海德：是的，当然。当我描述它们时，我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这是我作为母权制研究者的任务。我想了解这种社会，所以对我来说，不是要了解每个社会的特点，而是要了解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就是它们的共同点。

在文化层面，非常有趣的是。**她们不相信超凡脱俗的存在，不相信超越此世的大神或女神。不，完全没有。她们不需要这些。**对她们来说，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中的一切，元素、石头、动物、植物、人类、不同的民族，怎么说呢.....都是神圣的。

是的，**整个世界都是神圣的，所有存在于其中的、活着的都是神圣的。因为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存在的权利。**这是一种观念，所有存在的东西都与其他存在的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简而言之，这就是她们的基本信仰。因此，**她们的精神信仰非常此在，非常现实，基于地球上的生活和这里的事物。**

你可以从她们的仪式和节日中看到这一点。这种做法、这种信仰，她们庆祝的并不是某种除了祭司之外谁也没见过、听过或知道的超验生命。

李雯：（笑声）

海德：不，她们庆祝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她们庆祝四季，她们庆祝生命不同阶段——年轻人、孕妇、老人。她们庆祝不同的部族，这些部族往往具有不同的灵性角色，并举行不同的节



日。她们庆祝这里的一切：丰收时，她们庆祝丰收；当幼苗破土而出时，她们也会庆祝。所以，她们庆祝的是生命的真正基础，是的。

当然，月亮、星星、太阳也属于生命的基础。阳光，因为植物需要阳光，水需要月亮。因此，她们所颂扬的不仅仅是身边的环境，她们颂扬的是宇宙，是人类、动物和植物赖以生存的所有生命的地球领域。

在神话中，她们表达了这些信仰。我现在用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用图画，用神话中的图画来表达这些信仰。因此，当我们想要了解她们的信仰时，我们必须开始把神话当作图画和她们庆祝活动的真实规则来阅读。

李雯：是啊。不是高高在上、强大而可怖的神灵，像父权的神那样。

海德：父权的神太可怕了。

李雯：他们就像反社会者或精神病患者，会无缘无故地惩罚你。

海德：就像精英统治者。

李雯：是的，而且他们不光像普通的统治者，简直是精神变态。

海德：是的，是的。

李雯：因此，母权社会精神生活是非常温柔的。

海德：它很现实，这是生活之中的现实。当你使用“女神”一词时，这个词并不是母权制社会的典型用语。它是西方女神运动创造的一个术语，目的是与基督教宗教中的神相对抗。“我们有女神”，这就像一个对立面。但母权制社会不用这个词。

李雯：哦，那她们用什么呢？

海德：她们说……这非常有意思……对她们来说是：女人。是的，例如，卡西族……

李雯：……印度东北的一个民族部落。

海德：……东北部的印度民族部落，她们最重要（不是最高，而是最全面）的神圣存在是 Ka Blei，即后来的 Ka Li（迦梨，印度教）。Ka blei，Ka 是女人的意思，Blei 意思是自然。“自然女”。

李雯：啊！

海德：“太阳女”、“火女”、“水女”……全是女性。有趣的是，她们把鸟视为女性。宇宙和地球也是女性。宇宙孕育了所有的星星等等。地球是雌性的，她是母亲，孕育了所有的生命，当然，就像人类的母亲一样，她也孕育了雌性和雄性生命。因此，地球也能孕育出儿子和女儿。但整个最全面的存在总是女性。是孕育万物的母亲。



李雯：哦，哇！

海德：因此，她们有这么多……即使在德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女神。我们有一个古老的女神，被称为“Frau Holle”，所谓的Holle女神。Frau是女人，不是女神。她的真实名称是“女人Holle”。

李雯：哦哦

海德：还有，当你看北美神话的时候。“天空女“和她的女儿”风女”。“玉米女”，“玉米母亲”，“玉米少女”，所有雌性孕育了人类，孕育了动物和植物，滋养和哺育了万物。宇宙和大地被视为女性的神性，因为她孕育了万物，而只有雌性才能孕育万物。

李雯：这就是奇迹。

海德：是的，这是一切的最根本。

李雯：根本的，是的。

海德：这是从人类自身观察到的。母亲生儿育女，她孕育社区。母亲孕育万物，孕育文化，孕育社会。这就是她们的世界观。就是这样。

李雯：（人类）所有创造的基础，就是创造人类……

海德：……是雌性。

李雯：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这种尊重以这样的方式回报给我们，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令人心旷神怡。

海德：是的，没错。雌性并非统治者角色，而是母亲，是充满关爱和养育之恩的女性。她们没有统治者那样的母亲。你看，大自然关爱所有的生命。

李雯：是啊。

海德：很有意思，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人 (Minangkabau)说，我们的思想来自大自然母亲。大自然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你看，这种世界观其实就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孕育了万物，孕育了这里的一切，而大自然也关爱着这里的一切。她喂养蚂蚁，喂养大象，喂养鱼类。一切为了一切，一切只要不被破坏，就会有很多东西存在。因此，她从对大自然的观察中获得了这些，并由此形成了她们的社会。这是一种美德。

李雯：当然，这是整个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基础。

◆ 女神的暴力只为抵御外敌而生



李雯：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暴力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女性被殖民化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也有反击的力量。正如你提到的，卡西族有很多所谓的女神，其实都是女性形象，我将其理解为女性的集体形象，女性的集体精神。而印度有一位迦梨女神，非常可怕。

海德：是啊。

李雯：就连英国殖民者也非常害怕她。

海德：迦梨女神的历史非常悠久，大约有 1000 年之久。迦梨女神的原型是土著卡西人，她们称她为 **Ka Blei**，即**母亲、自然女**。她们是母权社会。后来，你知道的，印度有着悠久的父权制历史，但这位基本女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所有父权制神灵都无法废除她。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接纳她。

李雯：原来如此。

海德：当母权女神被父系宗教采用时，她们就会被扭曲。因此，他们把卡莉扭曲成了一个强大的女神，她对敌人十分凶猛。她用大量的鲜血粉碎了所有的敌人。她被尊崇为**人民的捍卫者**，而不是因为她是**血腥女神**，因为她是**人民的捍卫者**！

现在，我认为这也是卡西族母权社会的古老观念，数百年来，她们不得不抵御父系社会的入侵者。因此，她们创造了一个可怕的女神形象来恐吓外来者。

李雯：特别为英国人而制作。

海德：尤其是英国人。因此，母权社会有特殊的自卫思想。她们甚至还有别的发明，今天已经没有了——她们发明了**猎头**，以此对抗父权制的敌人，也不光是英国人，以前还有很多不同的父权部落敌人，她们会砍下敌人的头。但后来，她们因此落了个名声：她们是凶猛的猎头者。没有人敢试图登上这里的城堡，因为这意味着（要去）追踪凶悍的部落。这是一种自卫方式，但在部落内部，她们是母权部落。因此，这些都是男人的发明，他们试图保卫自己的社会，抵御父权制时代长达世纪之久的入侵者。

李雯：这样啊，我明白了。

海德：但她们彼此之间并不残忍，她们甚至编造故事来恐吓入侵者和敌人。她们发明了这些嗜血的神，而她以前从来不嗜血。但今天，在印度的父权思想中，迦梨被尊崇为**抵御敌人的卫士**，尤其是对英国人。但她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女神，或者说她是一位独立的女神。她不是由男神创造的，不是男神的妻子，她总是激烈地捍卫她的人民。她的子民原本是母权族群。这一点很有意思。

李雯：是啊，看到这些母权文化是如何创新，又有多少真相被埋没，真是令人感叹。



海德：是的，例如，白人殖民者，比如英国人，就利用这些残酷的神话故事作为（殖民）借口，说他们需要给这些“残酷的野人”带来文明。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游戏而歪曲这些故事。传教士们把这些人描述成嗜血、残忍、野性和凶猛的女神，以证明（白人）有权对她们进行基督教化和传教，因为必须把“文明”和“真正的信仰”带给她们。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卡西人身上，而且发生在全世界，殖民者和传教士在全世界都这样做。

李雯：是的。

母权社会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是否还有其他我们需要了解的方面？

海德：我想简短地总结一下。你看，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注入了精神原则。这些原则来自大自然。例如，一个氏族的福祉是建立在母性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她们不仅从单个母亲那里，还从大自然母亲那里汲取营养。她充满关爱。

而共识政治的理念，或者说，每个人都应该按需分配的理念，也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的。这是一个精神原则。比如说，鱼与熊的需求不同，人与昆虫的需求不同。但是，地球关爱所有人，大自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在那里。这就是她们对社会领域的想法，让每个人，无论她们有多么不同，都能因其多样性而受到关爱和尊重。

她们的想法是，多样性是一个部族、一个世界的丰富性。在政治领域，共识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你能尊重每个人的差异，那么你就能很好地遵循这一共识，因为你在倾听他人的意见，而不是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自己是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因此，当你形成共识时，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态度。倾听每个人的意见也是一种关爱的态度，一种创造性的态度。

在经济学中也是一样，分享和礼物经济也是取自大自然。大自然没有货币经济。它是一种关爱和礼物经济。

李雯：这是公平的，也是不变的、

海德：是的。

李雯：或者说可靠、慷慨的。

海德：慷慨！慷慨！所以你看到了她们从大自然中看到的東西。她们根据从大自然中学到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和社会原则。所以这不是什么她们独有的道德戒律，不是的，道德戒律总是没用的。但你看，大自然就是这样做的。而作为人类的我们也融入了大自然，所以我们会像大自然那样去做。所以，如果你这样做，这个原则就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 母权社会存在黑暗人格吗？

李雯：我确实还有一个难题要请教你。



海德： 请问吧，我喜欢有难度的问题。

李雯： 这个难题让我非常忧虑，那就是人类天生具有神经多样性。我们确实有一定比例的人天生具有某种我们称之为“**黑暗人格**”的天性。

海德： 什么样的人格？

李雯： 例如，反社会人格，自恋人格。这些人在历史上的父权制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嗜血的将军或统治者，他们是贪得无厌的权力和财富的掠夺者。我相信在母权社会中也这样的人。有什么惩罚方式？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约束这样的人？例如，强奸、任何形式的暴力。你对此研究过吗？

海德： 是的，当然。我必须做这件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也在问。你看，我们得小心一点，你提到的一些特征，嗜血、贪婪、暴力，都是父权制的结果。

李雯： 其中一些也许是……

海德： ……教育、价值体系和压力等等。在母权社会里，你可没那么容易发现这些特质。没那么容易。

例如，如果整个社会鄙视暴力，鄙视嫉妒，那么人类的这些潜在特质就无法发展。我们自身有很多可能性，但哪些可能性得到发展，哪些受到压制，这取决于社会制度。

因此，当然，也许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但你不会在母权社会中发现贪婪或暴力的人。教育不同。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态度也不同。

但当然，有些人也许脾气火爆，很容易就会动手。但这不是故意的暴力，也许只是一种短暂的爆发。假设出现了这种突发的情况，她们会怎么处理？对，这就是你的问题，她们是如何解决冲突的？

在母权社会中，她们并不是天使。即使她们的社会规则设置更好，但她们是人类，不是天使。所以，也许有些人脾气暴躁，或者有些人很容易生气，或者他很容易生气，等等。

首先，任何一个有这种不逊态度的人，都不会被置之不理。在宗族中，其他人总是会提供帮助。在宗族中，当兄弟俩发生争执或争吵，甚至非常生气时，姐妹们、母亲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会立即设法帮忙，将两人分开。

我看到过这样的场景，首先就是把他们分开然后，让他们冷静下来，开始交谈。他们可以充分谈，每个人想聊多久就聊多久。是什么让他生气？等等等等。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样每个人都能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社区关心的是如何共同解决问题。而这（跟父权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李雯： 听起来像是集体治疗。



海德：是的，是的，就像那样，就像那样。我们可以这么叫。

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患病的人都被冷落，然后被鄙视。他们的情况会变得更糟，他们会被关进监狱、牢房。出来后情况更糟，而且还继续恶化。他们被抛弃，无法融入社会群体。

而在（母权）村落中，家族之间的纠纷会得到更多重视。两个家族在争吵，其他家族会来帮忙，全村人都来帮助她们。

这一直是一种恢复平衡的方法。**平衡不是给定的，平衡不是既定的、稳定的。你必须重新获取平衡。**她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她们有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当群体疗法或村落疗法无法解决争端时，她们就会尝试通过仪式来解决。她们会举行一个仪式，每个部族的一些代表都会参与这个仪式。仪式上说，看，女神或神灵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争吵现在已经解决了。通过仪式，这已经不仅是人类的事情，因为在仪式中，她们会召唤地、火、水等等的自然力量，因此，当仪式举行时，这就像是一种回应，不是神的回应，也不是力量的回应，怎么说呢，这就像是我们周围的力量回应，然后她们就会接受结果。**即使是失败的部族也会接受结果，会将其视为大地之母或天空之母或其他什么给定的答案。**

李雯：嗯，这真的需要一点信心（才能相信）……但你所做的这些研究让我相信了这种可能。但对于那些在父权制社会中长大、没有见过任何其他选择的人来说，她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仪式或这样的对话，会真的有用。

海德：是的。

◆ 母权社会没有监狱，但有自己的规范机制

李雯：那么犯罪呢？在母权社会中，是否从未发生过犯罪，比如真正严重的犯罪？

海德：你认为什么是犯罪？

李雯：比如杀人。

海德：我们还是需要谨慎提出这类问题，因为父权制社会中的犯罪——关于贫穷、金钱和性的犯罪，在母权社会里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她们没有贫富差距，也没有性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严重。所以，她们没有这种犯罪。

李雯：这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海德：是的，但当然，也许有时候因为不小心，也会发生命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她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易洛魁社会是母权社会，由五个强大的部落组成一个联盟。她们的宪法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写成的，而是用她们的方式写的。她们的宪法中讨论了此类案例。一旦有命



案（当然不是故意谋杀，在那里没有人故意谋杀），那就必须就此进行赔偿。杀人者的部族必须赔偿被杀者的部族。

有意思的是，女人的性命所获赔偿要比男人的贵一倍，甚至是男人的三倍，因为她能生育，而孩子是社会的未来。这种设置并不是让男人低人一等，而是尊重女人作为母亲对世界的贡献。因此，她更加珍贵。她们对杀人者氏族给受害者氏族的赔偿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赔偿总是以氏族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没有人被关进监狱，因为她们没有监狱。她们没有监狱。

李雯：没有监狱。没有监狱的社会。

海德：是的，她们通过传统和习俗，以非书面形式，或者像易洛魁人的宪法那样以书面形式，在她们社区中进行管理。因此，这样的事故可能会发生，而她们有明确的补偿办法。不过，我还想举一个同样有文字记载的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例子。它发生在北美洲的霍皮（Hopi）社会，而普埃布洛人(Pueblo)一直是母权社会。尤其是霍皮人，她们很难在传统方式和美国方式之间做出抉择。美国人想在她们的社会里建学校、通电等等。你看，这是外部对她们社会的压力。

而村庄始终是独立的，村庄共和国。其中一个村庄决定不采用美国生活方式，要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她们的代表——不是酋长——是部落的代表，被美国人引诱后接受了要求，做出了他无权做出的决定。因此，他违反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他只是一个代表，而不是决策者。那么，她们对此做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案例。她们做了什么来惩罚他？

你看，她们没有惩罚机构。她们没有监狱，什么都没有。她们没有警察。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她们做了什么？她们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李雯：这也太强了！

海德：是啊，我们都很震惊。哦，这是很严厉的惩罚！但这不是惩罚。这是因为他违反了一条沟通原则，一条非常严格的原则，所以社区停止了与他的沟通。

李雯：太有创意了.....

海德：是啊，一直都是他可以以各种方式在他的部族里生活下去，但没有人和他说话。当然，我们觉得这很严重。

李雯：就是这样。

海德：但他的过失也非常严重。

李雯：当然。

海德：它是平衡的。



李雯：是的。

海德：他的所作所为，被他的社区反弹到自己身上。

李雯：是的，他背叛了他的部落。

海德：他甚至没有被赶出村子。他可以一如既往地自己的家族中生活下去。但是，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他说话）……。当然，在易洛魁社会和其他所有社会中，如果一个对外的代表违反了规则，他当然会立即被赶下台。而在这个小社区里，她们不能赶走他，但她们停止了与他的交流，因为他没有尊重与社区的沟通。

李雯：这太有启发性了。

海德：她们就是这样做的。当发生违法行为时，她们会尽量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她们不需要任何监狱和惩罚机构，甚至不需要法律。因为社区可以团结在一起，共同决定该怎么做。

李雯：我明白了

海德：是的，这是我在研究中发现的最严重的案例。

李雯：理解。

海德：这件事的可悲之处在哪里呢？它起源于外部因素。这个人被美国生活方式的承诺所诱惑。他太软弱了，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外部压力，他本来是不会出事的。

李雯：是的，当然。

(待续)